

三味基督 ——全球视野中的中华文化与基督教

上帝独一无二。但道成肉身的基督进入不同时空的社会文化，便有了不同文化对于福音的理解和表达。如果把中国人放在全球大视野中来看，二十世纪后几十年，中国人对于基督的接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。在海外很多国家的华人中，认信基督者超过佛教等其他制度化宗教。但是，这些华人基督徒同时有着强烈的中华认同。

以北美为例，华人教会有很强的中国人认同，Chinese 总出现在教会名字中。但这里的 Chinese 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中文？是民族？是国家？还是文化？可能都是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同和认知。但是显然地，Chinese 更多地意味着中华文化认同。华人教会常常是一个地区最早开办中文学校、系统传递中华文化给下一代的华人社团之一。如果没有中华文化纽带，来自不同社会的移民就不会相聚在华人教会，第二代之后的华裔就不会留守在华人教会，华人宣教士就不会放下舒适的生活，奔向天涯海角，寻觅中华同胞，传递基督福音。

什么是中华文化呢？是语言？是风俗？是待人处事的方式？还是人生哲学价值观念？或许都有。不同教会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，即使同一教会也会有不同文化取向的个体和小组。但是显然地，语言可以放弃，入乡可以随俗，行为方式可以调整，而最深藏不露却又影响广邃的是价值观念体系的文化积淀。有人因基督的超越性为由，尝试用信仰来克服、甚至摒弃罪性的文化。但常常是剪不断，理还乱。自觉地或不自觉地，人们“只能在中国式思维的基础上来接受”基督。结果，就出现了三种形态的中华文化基督徒，或者说三味基督：儒味的、道味的、和禅味的。

儒味的华人基督徒大体说来有这样一些特征：神学上保守，信仰上理性，伦理道德上传统，言谈举止上谨慎。他们注重家庭，注重教育（特别是子女的道德教育），注重世俗工作的成就，注重 community（团体）的维护，注重推己及人的仁爱行为。这种对于彼此德行的持守和看重，以及积极入世的态度，正是沿袭了儒家“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传统。不过，超验的上帝和博爱的基督为其修齐治平找到了动力源头和目的所在。宋儒朱熹有一首诗，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心性如水在朱熹的著作中常被提及。这首诗被一个华人教会的杂志用作创刊词的开篇。但接下来追问，那活水的源头在哪里？答案在《圣经》中找到。耶稣说：“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，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”（《约翰福音》4章14节）。在这些华人基督徒看来，基督提供了儒家致力寻求而未找到的终极答案和境界。基督真理又成为支撑杠杆，借此进行对于儒家伦理的改造和选择性继承。例如，孝顺转变为孝敬：传统强调孝顺，所谓“尊敬不如从命”；他们则讲孝敬，honor your parents，指出这是十诫中唯一带祝福应许的诫命。他们对于西方文化选择性地吸收，对于现代西方社会中的非道德倾向持有非常强烈的批判。这样的华人文化基督徒是北美华人教会的主流多数。

道味的华人基督徒则不愿受世俗伦常的束缚，而是更看重跟上帝的亲近与合一。他们极力追求虔敬圣洁，非常投入地祷告默想，渴望圣灵的充满，寻求超越一切世俗束缚的自由境界。其中有些人常会出现出神入化的状况，有神通，讲天言（所谓方言），驱魔赶鬼。有些原本具有道家或道教传统的华人，被“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”（《约翰福音》1章1节）的语句吸引，在基督耶稣的言行中得到认知的共鸣和灵性的满足。这样的华人文化基督徒散见于北美华人各个教会，但在所谓灵恩派教会中更多见。

在北美，华人人口中认信基督教（新教）的人占大约四分之一，但其中很多并未加入教会。对于这些人目前尚缺少实证研究，我姑且称之为禅味的基督徒。因为他们好像只是撮取基督教信仰中个人所需的部分，但不接受其他基督教信仰和实践，包括集体礼仪、团体敬拜、教会生活。这很象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禅宗佛教徒，只求直达佛性，而要破除包括佛法僧在内的一切。

文化人的言说也许更具典型，因为他们系统表达了信仰的感受或认识。而三味基督如今都有了典型的表达。梁燕城是儒味的中华文化基督徒代表。他成长于香港，曾正式受教于新儒家牟宗三门下。他既是个受欢迎的布道家，也是个多产的学者，更是个仁爱关怀的行动者。1990年代在温哥华创办《文化中国》学刊，每期都有跟国内外学者的对话和卷首语，始终透露出儒家修齐治平的博大胸怀，散发着强烈的入世气息。远志明则是道味的中华文化基督徒典型。他在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中读出普世万民的上帝，在基督的神光照耀下发现隐含其中的普遍启示。在他的个人灵修小品中，在布道会的讲说中，到处弥漫着道家的虔敬味道。禅味基督，则体现在刘小枫身上。他从《拯救与逍遥》开始，展现的是对于基督精神的追求，而不寓于任何制度化的教会及其神学。从1990年代初开始为“文化基督徒”现象推波助澜，大力推介“一种教会外的基督认信形式”，“把宗教虔敬感作为文化活动的创造性动力，注重基督宗教的文化形态和人文科学的、反省性的神学”。这三个人的著述演讲，分别典型地表达了三种不同味道的基督，却同时都在普世华人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中广为流传。

中华文化中的三味基督的出现，标志着基督教在普世华人中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层次。但是，这只是一个新的开端。对于社会观察者来说，“好戏还在后头”。二十一世纪才刚刚开始，这必将是个激动人心的世纪。